

一世美人骨  
一生美

墨宝非宝  
作品

# 一世美人骨

墨宝非宝  
作品



浮生若梦

为欢几何

独有时宜

为我所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一世, 美人骨 / 墨宝非宝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00-0731-4

I. ①一…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5066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mailto:bhz@bhzw.com)

书 名 一生一世, 美人骨  
作 者 墨宝非宝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何 珞  
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  
特约策划 何 珞  
特约编辑 狐 狸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郑力琿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19.5  
字 数 315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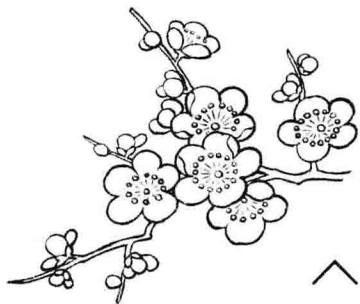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00-0731-4

---

赣版权登字: 05-2013-37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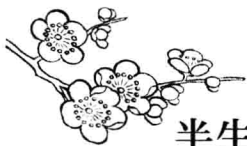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 目 录 ^

楔子	半生浮沉梦	001
第一章	看不穿前尘	003
第二章	今生的前世	021
第三章	昔日的镇江	036
第四章	故事在城内	052
第五章	尘年的旧曲	068
间章	美人骨	084
第六章	色授谁魂与	093
第七章	十八子念珠	108
第八章	总有离别时	123
第九章	情爱如何解	138
第十章	一如你初妆	154

第十一章	初妆一如你	169
第十二章	何曾无挂碍	184
第十三章	解不开的谜	200
间章	心头血	215
第十四章	繁华若空候	219
第十五章	独留半面妆	235
第十六章	世人的角色	252
第十七章	月光照故里	267
尾声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283
番外一	若有来生	287
番外二	人间炊烟	291
番外三	百年相守	296
后记		302



楔子

## 半生浮沉梦

时宜靠在窗边，看车窗外掠过的路牌，不禁感叹这好天气，没有一丝浮云的碧蓝天空，让人心情也好起来。出租车一路畅通无阻，她下车后，手续办得亦是顺畅，却不料在安检的门内，来回走了两次，都警报声大作。

最令人烦躁的是，隔壁的警报声也响个不停，不知是哪个倒霉鬼和她一样，遇到不讲理的安检门。

“小姐，麻烦你把鞋子脱下来，我们需要再检查一遍。”她点点头，在一侧的座椅上坐下来，低头脱掉鞋的瞬间，她看到隔壁那个男人的背影。

很高，背脊挺直。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拿起自己的手提电脑。

安检门的另一侧，长队如龙。

而这一侧，却只有他们两个在接受检查。

“周生辰先生？”安检口的男人拿起他遗落的护照，“你忘了护照。”

“谢谢。”他回过头来。

他留意到她的目光，抬眼看过来。

那一瞬的对视，压下了周遭所有的纷扰吵闹。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和她有关系。时宜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再也挪不开视线。她想笑，又想哭，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话，哪怕是半个字。

你终究还是来了。

周生辰，你终究还是来了。



## 第一章

# 看不穿前尘

雨水淅淅沥沥的，把西安弄得如同烟雨江南。  
明明是三秦大地，却已不见长安古城。

时宜靠在窗边，看着车窗外掠过的路牌。

“你想要吃什么？”身边的宏晓誉笑着将叠成小册子的地图展开，边用手机翻着美食攻略，边规划下榻后的路线。

“先把你的采访弄完吧。”

时宜笑着提醒她。一旁的小摄像师原本在摆弄摄影机，闻言也笑了。

三人下了车，绕过安静的街，辗转过数个错落的平房，终是找到了地方。

开门的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儿，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模样。而宏晓誉的采访对象，就是这个女孩儿的老公，一个一脸憨厚的男人。

几个人进门后，夫妻俩都有些羞涩，招呼着时宜他们坐下。

“不用紧张，就是随便闲聊。”宏晓誉和善地笑笑，示意男人坐到自己面前。



阴雨天，房间很暗。

只有黄澄澄的一盏灯，放在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

在一问一答的访谈中，时宜渐渐了解了这样一个故事。

面前的男人来自非常贫困的地方，勤劳数年，赚了些钱后，却一分不留，投资了家乡的教育，帮助比他更穷的家庭。

没有家产，没有房子。

却是个人格高尚的人。

而这个故事之所以吸引媒体，却是因为他的小妻子。面前这个眉目清秀的女孩子，是个大学毕业生，也是这个男人的同乡，只因在新闻里看到了他的故事，就找到他，然后嫁给了他。

故事的前半段很感人，而后半段才真正出人意料。

阴雨天，这房间里又没有什么取暖设备。

时宜和宏晓誉始终坐着，早已手脚冰冷。

幸好采访已到尾声。最后，宏晓誉终于转向那个姑娘，“按照普通人的标准，你丈夫真不算好归宿。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那姑娘笑笑，看了眼男人，“我们都有赚钱的能力，身体也健康，等过两年回家后，一定会过很好的生活。而且……”姑娘低声笑了会儿，“我不担心他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他是好人。”

小妻子的话，为今天的采访收了尾。

工作结束。

他们就近去了米家泡馍，非常小的店面，人挨人，环境嘈杂，生意却格外好。时宜边吃边看四周，发现竟还有人捧着碗站在一旁，边用手掰馍边耐心等着空位。

宏晓誉也有样学样，掰了块馍，“今天的采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时宜扑哧笑了一声，“是不是想写博客，缺引言？”

“死女人，”宏晓誉瞥了她一眼，“快说。”

时宜喝了口汤，想了会儿，才说：“世人大多眼孔浅显，只见皮相，未见骨相。这个小姑娘很少见，能一眼看到这个男人的本质。”

宏晓誉“唔”了一声，“这话听着有味道，我喜欢。”她往汤里加了辣，

忽然想到什么，“你昨天说，那个在广州机场认识的什么研究员，这几天也在西安？”

时宜嘴里还含着东西，声音模糊：“他的大学最近在和中科院做项目交流，在这里出差。”

“说实话，我看不出那个人有多特别，长得也普普通通，没想到你竟然会主动去认识他。”宏晓誉笑嘻嘻地看着她，“这就是所谓的看对眼了？”

她无奈地瞅了宏晓誉一眼，“我只是想认识他，没有任何不良企图……”

话未说完，时宜感到肩上微微一沉，一只男人的手搭了上来。

宏晓誉顺着那只很漂亮的手看上去，不禁暗暗笑起来：真是巧啊，来的正是两人谈论的人。

这个男人眉宇间书卷气极浓，面容普通，说不上难看，也说不上英俊，难以令人印象深刻。他穿着常见的实验者专属白大褂，却没有系纽扣，只是这么敞开着，露出里边的衬衫和长裤。

非常整洁，没有任何不妥，就是和周围的环境极不搭调。

时宜则含着汤，傻愣愣地看着他。

她很偏执地觉得，他这样的容貌非常好，不会有太多攻击性。除了在书卷气中有浅浅的距离感外，这张脸真的是再好不过，再舒服不过。

他不紧不慢地收回手，坐下来，把手腕搭在桌子边沿，说：“好巧。”

话音未落，就对老板轻轻招了招手。

“世人大多眼孔浅显，只见皮相，未见骨相，”待老板应了声，他才又去看时宜，“这话不错。”

宏晓誉也感叹了声“真巧”，颇有意味地看了眼时宜。

若论外貌，时宜绝对是上上品。眉眼、轮廓，都仿佛用手工笔精心描绘而成。她的美毫无攻击性，却不同于周生辰的平凡。尤其看你的时候，她的眼睛很亮。当真正在社会上浏览过无数美女后，你会发现，真正的美人，她的眼睛一定很亮，而并非是浑浊不堪的。

最主要的是，时宜很传统，从来不肯穿露出肩膀的衣服。

一个非常传统的美女，简直是罕见的宝贝。

宏晓誉再去看这个男人。

算了，只要好朋友喜欢，男人的脸也没那么重要。

“是很巧。”男人说话间，拿了副一次性筷子，掰开，把两个筷子放在一起，相互摩擦着，去掉上边的碎木毛刺，“你们来西安旅游？”

“晓誉来这里采访，”她说，“我们准备趁着这次公差，在这里玩几天。”始终在埋头吃东西的摄像师，砸吧了下嘴，放下筷子，热情地递出一张名片。

男人接过，单手探入裤子口袋里，摸索半晌，也没找到该回赠的东西，“不好意思，没有随身带这种东西的习惯。”他简短地介绍了自己，“周生辰，伯克利化学学院副教授。这段时间，在中科院西安分院有机化学研究所高分子材料研究室做交流项目。”

一连串看似专业高深的名词，更让摄像师刮目相看。

“生辰？好名字，”他笑着说，“叫我小帅好了，我是宏晓誉的同事。”

周生辰很礼貌地笑了笑，“复姓周生，单名辰。”

小帅“哦哦”了两声，“周生先生。”

时宜忍不住笑了，这个姓的确少见，也难怪别人会觉得奇怪。

小帅似乎觉得自己说错别人的姓氏，十分不妥，于是很认真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对周生辰说：“我觉得，时宜的那句话真不错。”

晓誉没等周生辰说什么，倒是先乐了，“你懂什么意思吗？”

小帅骑虎难下，只得继续掰扯：“当然懂，不过这种话，绝对是只可意会。”

“别意会了，我告诉你这句话出自哪里，”晓誉好笑地问他，“《醒世恒言》知道吗？”

小帅一愣。

“‘三言二拍’知道吗？”

小帅觉得有些耳熟。

“高中历史书上提到过，明末小说。”晓誉拿出一双新筷子，敲了敲他的碗，笑着说，“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现在的人啊，只能看到别人的外在条件，什么票子、车子、房子，还有样子，唯独看不到内在的品质。”

小帅很长地“哦”了一声，尾音还拐了个弯，“佩服。”

“该佩服的是时宜，”宏晓誉刻意地看了眼周生辰，“这些，都是她从小逼着我读的。”

周生辰居然明白了她的意思，笑了笑。

晓誉还以为他是真的赞誉地笑；时宜却明白，他的笑，只因为识破了宏晓誉的小心思。宏晓誉知道时宜对他有好感，自然会拐着弯地夸她，让周生辰上心。

但是宏晓誉并不知道，周生辰对时宜真的算是印象深刻。

他们是半年前在广州机场遇到的，那时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安检入口接受机器的扫描，又都引起了特殊的警报声，当她脱掉鞋子检查金属物时，看到了他。

只是这么一眼，她就知道是他。

虽然容貌不同，声音不同，任何的外在都和她记忆里的那个人完全不同。但是她就是知道，一定是他。

他被检查完后，拿起笔记本电脑，很快就向着安检口外走去。时宜只记得，当时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光着脚就追了上去，她不敢错过这个人，自然就忘了自己身处在什么环境。

于是，他看到时宜的第一眼，非常滑稽。

身后有机场工作人员追上来，似乎怕她是暴徒，而她只是着急地看着他，“等等我，我需要和你说句话。”周生辰当时的表情是什么，她真没顾得上看。

那真是她初次觉得自己的外貌还有些用途，比如机场工作人员对她还算是客气，只当她是碰到多年的朋友，有些忘形。她边穿着鞋，还在用余光看着他，生怕他离开。

幸好，周生辰真的就没走，始终在等着她。

这场相识很唐突。

后来她无法解释，只好对周生辰说，他像极了我的朋友，不管信不信，他没太反感就是了。只不过在她更唐突地要他的手机号码时，他竟以没有手机为理由拒绝了。

当时她很尴尬，幸好，他主动留下了电子邮箱。

从认识到现在，不觉大半年了，两个人再没见过面，只是邮件往来。而且

在邮件里也说不出什么特别的话，周生辰是搞高分子有机化学的，而她则是个配音演员，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个职业。

就是这样，时宜也养成了每天登录邮箱的习惯。

有几次被宏晓誉发现了，被嘲笑不止。所以这次宏晓誉来西安出差，一听说周生辰就在西安出长差，不由分说就把她拉了来。时宜昨晚出了机场，甚至在踌躇，要不要约他出来，如果约，用什么借口。没想到这么巧就碰到了。

周生辰吃饭的习惯很好，从开始落筷就不再说话。

宏晓誉几次看时宜，都被她低头躲开了。

“周生老师，”店门口跑进个大男孩儿，收了伞就往这边走，“我下月发了薪水，送您部手机算了，我负责充值充电，只求您为我二十四小时开机。”他估计一路走得急，牛仔裤脚都湿透了，“我都跑了好几个地方了，要不是看见研究所的车，还不知道要找多久。”

他一路进来，只顾着看吃饭的周生辰，却没有留意背对着自己的时宜。

待到走近，不免怔了怔，大男孩儿没想到周生老师对面坐的，竟是个大美女。

他磕巴了半天，勉强找回声音继续说：“那什么……周生老师，研讨会，估计要迟到了，我找了您半小时……估计我们已经迟到了……”

“知道了，”周生辰又慢条斯理地继续吃了两口，放下筷子，“我有事先走，有机会再联系。”时宜看他站起来，感觉腿被狠狠踢了一下。

回头看，宏晓誉已经清了清喉咙，对周生辰说：“听说青龙寺的樱花最近开得很好，我们都不是西安人，难得来一次，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周生辰的脚步停住。

他抬起头，看了眼外边的雨势，“这两天西安一直在下雨，等雨停了，如果你们还没走，我们再约时间。”

“那就说好了。”宏晓誉揽住时宜的肩说，“到时候让时宜给你发电邮。”

他点头，算是答应了。

等到时宜和宏晓誉回了酒店，裤脚都彻底湿透了。

时宜冲了个热水澡，在屋子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速溶咖啡，只得烧了热水，拿简易纸袋的菊花茶，泡了满满两杯。

时宜递了一杯给宏晓誉，对方接过后随手放在床头柜上，边看邮箱，边扯着卷筒纸擦鼻涕，“通过今天这顿简陋的午饭，我终于勉强发现了周生辰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够男人、不扭捏。这么说也不对啊，”她抬头看看，时宜只是把长发草草挽起来，这么个邈邈造型就够拍杂志硬照的，“从小到大，我只要以你为借口，还真没有约不到的人。这么看，他也不算特别。”

时宜没有理她的调侃，拿过电脑，登录邮箱。

看到收件箱里并没有新邮件，她莫名有些失落。

她很快合上了电脑，说：“再好看的脸，最多从十六岁看到三十六岁。”

“我喜欢看漂亮的东西，尤其是一对最好，”宏晓誉狠狠擦着鼻子，“而且有利于下一代的基因。”时宜抿嘴笑笑，眼睛亮亮的，真是漂亮极了。

两个人白天冻坏了，此时就依偎在白色的棉被中，靠近对方相互取暖。

“时宜，你真的喜欢他啊？”

“也不是，”她说话的时候，觉得自己都没底气，“只是觉得，他很特别。”

“哪里特别？”

时宜找不到借口，只好说：“名字特别。”

真的是名字最特别，和她记忆中，曾经他的名字是相同的。

“我的名字更特别，”宏晓誉索性脱下牛仔裤，拉过棉被盖上，“‘晓谕天下’，可怎么没见你对我另眼相看？”

“这个解释不好，”时宜有意把周生辰的话题避开，转而逗宏晓誉，“我给你想个更浪漫的，方便你以后嫁出去。”

宏晓誉听得兴致勃勃，“快说快说。”

“让我想想，”时宜仔细想了想，终于再次开口，“虽然有些牵强，但你肯定喜欢。你听过纳兰性德的一句诗吗？”她挨着宏晓誉说，“‘愿餐玉红草，长醉不复醒。’”

“没有，”宏晓誉摇头，“有什么典故？”

“传说有一种玉红草，只长在昆仑山中，若有人采集误食，会长醉三百年不醒，”她刻意换了个语气，用配音演员的声音，幽幽地念着她的名字，“‘宏晓誉’，‘宏誉’，‘玉红’，你说你这个名字，会不会就是玉红草的意思？”

宏晓誉被她说得直乐，“你怎么忽然神叨叨的？不对，你从小就神叨叨的。

是有点儿牵强，不过挺文艺的，我喜欢，以后就这么解释了。”

忽然，窗外响起几声惊雷。

宏晓誉得了便宜，很快就恢复了原状，嘲笑她，“看来这雨是要下上几天了，也不知道青龙寺的樱花，还有没有机会看了。”

“看不到，就不看了呗，”时宜皱了皱鼻子，长长呼出一口气，“又不是一辈子不来了。”

次日清晨，她是被手机叫醒的。

接起来，是录音室的电话，头脑还没清醒，就听那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工作安排，“你可真是红了，多少人都点名要你配音。光是你去西安这四天，你知道少赚多少吗？”

她翻了个身，宏晓誉还睡得沉，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

怕吵醒晓誉，她轻声说把录音的时间安排发过来，就挂了电话，然后轻手轻脚从地上拿起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打开。收件箱里很快进来了四封邮件，她匆匆扫过标题，发现其中一封是无主题邮件，寄信人是周生辰。

4: 36 走出实验室时，没有下雨。如果 11: 30 也没有下雨，12: 00 青龙寺见。

周生辰

时宜看到这封邮件后，视线移到了显示屏右下角，刚刚 7: 36。

她有些担心，这次约会会不会又如同先前一样，因为天气突变、忽然染病、工作繁忙，或是各种奇怪的突发事件而取消。

没想到老天忽然开了眼，没有再下雨。

摄像师本就是陕西人，虽然不是出生在西安，对这里倒也熟悉。时宜怕迟到，紧张兮兮地让宏晓誉和摄像师确认这里到青龙寺的时间，结果早到了足足二十分钟。

或许是樱花时节，又难得放晴。青龙寺门口人来人往，略显拥挤。她们挑了个醒目的地方，约莫十分钟后，看到周生辰独自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

时宜迎着日光，眯着眼认清是他，心悄然安定了下来。

“时宜，你中毒了……”宏晓誉低声说，“看你脸都红了，别告诉我是晒的。”她摇头，“我不和你解释，反正也解释不清楚。”

“早到了啊，周生老师，”宏晓誉抿起嘴角，笑着招呼，“早到了十分钟，这是你的习惯吗？”周生辰伸出手，递出两张票给时宜，“我一般和别人约见面，都会早到十五分钟，刚才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去买了门票。”余下那张，他顺手给了摄像师。

时宜说了声“谢谢”，接过来，狠狠把其中一张拍在了晓誉手里。

宏晓誉没有来过这里，自然不知道自己约的这个地方小得可怜。

几个人进了寺，转了一会儿，樱花是张扬肆意的，飞檐是古色斑驳的，只不过那些树下三三两两坐在报纸上闲聊的人，淡化了不少赏花的意境，更像是一场普通的春游。即便是如此拥挤的小寺庙，却还有几批游客，在导游的解说下肩并肩走着。

“1986年，青龙寺从日本引进樱花植于寺院，共有十二个名贵品种，早期开放的有彼岸樱、红枝垂樱……”导游一板一眼地复述着解说词。

时宜听得有趣，拿出手机偷偷录了一段，可惜那个导游很快就走了。她试听了几秒，声音很嘈杂，犹豫着要不要删掉。

如果想要回味，或许用相机拍几张解说牌好一些。

“我刚来的几天，这边研究所的人送了本西安城市笔记，如果喜欢，可以送给你。”周生辰语气平淡地对她说，“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故事。”

时宜颌首，视线从他身上飘过去，像是对樱花很感兴趣。

“你喜欢看书吗？”她忽然问。

“每天都有固定时间用来看书，”他说，“不过，也并非海纳百川，要看书是否有趣。”

时宜“哦”了一声，试探性地继续问他：“那你去过那种很老式的藏书楼吗？有一层层的木架，无数的书卷那种。”

她脑海里的藏书楼，不是非常清晰，可却和他有关。

那里不经常有人，有时候打开窗户通风，有风吹进来时，架子上的书都被吹翻了数页，哗哗作响。



周生辰不大懂她的话，薄笑道：“我经常去的地方，也有一层层的木架，不过架子上都是瓶瓶罐罐，各种危险仪器，轻易不能碰。”

时宜笑笑：“听着挺有趣的。”

“有趣？”他兀自唇角带笑，“轻则烧伤，重则爆炸。”

时宜真被唬住了，“高危职业？照你这么说，谁还愿意进实验室？岂不是整日草木皆兵，战战兢兢的，那还做什么科研？”

“也不会这么可怕，早就习惯了。”他话说得浅显，像是说着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刚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忘了东西在实验室，第二天只好一大早就过去，当时没有一个人在，却发生了爆炸。半个实验室就在我面前炸没了，幸好晚到了几分钟，保住了一条命。”

她听得哑口无言，“然后呢？”

“然后？”周生辰略微想了想，“还好，我做的十几个材料都还在，当天下午就把它们转到了隔壁实验室，继续做耐受测试。”

周生辰说得太随意，像说着阿猫阿狗的事情，她却听得后怕，忘记避开身侧的樱花树枝。直到周生辰的手臂从她面前抬起来，拨开了满枝的馨香，时宜这才有反应，忙不迭说了句“谢谢你”。

寺庙不大，逛了一会儿也就结束了这场春游。

反正时间还早，他们就近找了间茶楼休息，楼内几近满座。周生辰的那个学生却坐在二楼靠窗的位子上，像是等了很久，一看到他们出现，就站起身招呼：“周生老师，这里这里。”

“哎？周生老师还真有心，安排自己的学生占了位置？”晓誉拉过椅子，先坐下来。

“不是老师安排的。”那个学生忙不迭解释，“这是我爸爸开的，我今天正好休息，昨天和老师半夜做完试验，老师说今天要来青龙寺赏花，我就特意留了位子给你们。”

那个大男孩儿边说边亲自去端了茶来，挨个放到各人面前。到时宜时，大男孩儿竟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笑了笑：“忘了说，我叫何善。”

她“哦”了一声：“挺好记的。”

何善对这个漂亮的大姐姐很有好感，特意把茶递到了她手里。